處實堂集

處實堂後集卷之六

長洲張鳳翼伯起著

祭文

祭蔣岳子徵文

嗚呼方秋季之杪不肖斬焉在衰絰中不出門户徵聞公病痢匝月未愈已而聞已下心竊憂之時遣兒問起居無何而訃至矣不肖罹此大變泣血欲盡然聞公訃不能不泣數行下也始公方弱冠發軔膠庠不肖幸得蠅附至今交誼五十年如一日是豈人情所易得哉夫人貧賤時締交鮮不握手誓天日以為苟富貴無相忘也一旦窮通殊

致顯晦易轍如意人視躓頓人若將浼之矣乃位益高謚益篤匪淶而堅不膠而固若公者幾何人哉始不肖于東山嘉招每不能赴以老母在也茲計畢襄事後此身已作人間長物庶得從猿鶴下駟追隨杖屨可因杯酒餘歡傾倒生平而公則仙矣悲夫此固不肖一人之私痛也若乃揚波告警邊烽叵測上下震鄰于凢保障安撫之猷可以賛助軍府袵席蒼赤者將惟公是藉而今失所藉矣此一國之痛其亦有知之者乎然在公者目可瞑矣位未躋八座而已爲大夫齒未躋上壽而已及古稀子未報泥金而玉樹盈庭奕世未艾目可以瞑矣不肖之痛公亦以此自

慰矣

祭徐氏母子文

萬曆丁酉之秋不肖在衰絰中聞徐光禄尊闈湯夫人之訃未遑躬弔也無何而夫人之冢嗣太學君之訃又至矣旬月之間賢母令子相繼云亡悲哉越月不肖畢先慈襄事始得具瓣香鷄黍之儀率二男致祭于二靈之前而爲之辭曰于惟夫人淑範夙彰迨嬪于徐有光于湯光禄好客敬愛忘疲夫人佐之中饋弗弛光禄善教夫人成之旣敎冢賢遂篤孫枝冢賢雖萎孫枝嗣茂計日絲綸貴爾身後逍遥九京亦旣純厚

祭錢職方文

萬曆丙申錢先生以服闋赴任卒于塗旅櫬南還其明年丁酉五月抵胥江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迎而奠之惟靈誕祥徵于番昌兮宜尚大而脩豐履儉約若寒素兮持苦節以褆躬策科名于天府兮不期驕而浚物固撝謙之不遑兮維徽耿其罔忽慎取與于絫修兮付于金于四知秉嚴親于耆齡兮等三公于一日應錫祉其惟永兮胡天命之莫測茲皇華之騑騑兮播 皇仁于遠方弭節于潞河兮恠使星之失光朝禓舲于長川兮望天顏之可期夕二豎之潛撓兮雖九還其莫施草陳情其初竟兮未由奏于彤

撣心搖搖其戀闕兮竟飄飄其何之豈修文之員缺兮奪寶臣于明時素悼妻哀兮孤蓬南馳亮白雪之戒征兮入朱明而始歸嗟丹心之胡泯兮惆青鬓之未絲舉鄉閭以興悲兮矧道誼之辱毋知謹拜手于河濱兮奠椒漿以陳辭

哭弟文

甲辰仲秋九日仲弟養痾荒園為大盜擁殺明日其兄臨尸而哭之嗟嗟吾弟年踰古稀而不克令終學貫郡籍而家無擔石名動一時而毀罹身後一室臥痾而滿園喋血天耶人耶始吾弟以好奇而亦幘画服其友馮君箴之謂務奇行者必有奇禍胡若閉門耶亦豈服之不衷而為身

之失耶抑亦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也而弟亦有是耶今者所交必欲委其罪所親不能諱其過所生不能幹其蠱歿何以瞑目哉痛忍言哉弟於七月之間病瘵幾危形消肉敗淹淹待盡可以啟手足以最後人全遺體以見先子于地下矣今不歿於疾病而歿于盜賊不歿於正寢而歿於鋒鏑天耶人耶痛忍言哉始季弟之亡也年僅三十有三方是時痛其夭也今日觀之夭者壽耶壽者夭耶天耶人耶痛忍言哉

毛母王夫人祭文

於穆夫人毓于名門考功同宗太史外孫夫人有文爲慶

爲桑飲池見垣流澤斯長夫人有毋爲班爲曹博通章令
詠絮才高乃生夫人言歸于毛門當閥閱克配賢豪身舉
鳳雛次第昂霄長也分符暫辭潘輿仲季色養承歡安居
諸孫森森次弟當軸坤德無疆壽康有餘其昔爲子客爲
麻中蓬今聯姻婭爲蘿附松方占寶婺共佇綸封胡命不
純忽罹閔凶驚悼奔湧誰謂無從長君之行僕實強之夫
人神王可無他虞今日之事咎將安辭三世年誼廿載通
家休戚所關曷勝悲嗟

釋勸文

咎有過而詰之月吾聞張奉之於毛義始疑其倨傲而賢

之吾方以望於今之人何子之於毛明府獨不然亦有說乎乎哉笑曰坐我明語子夫人之處世固有跡異而心同者不必執耦耕之未以泥問津之轍也肇明之初以公車報罷也俯就廣文薄祿以爲甘毳計得徼署青浦青浦爲鄰邑去家百里而近遂得奉太夫人以往予道之而師道尊吾無庸疑矣歷四年而陞宰博羅博羅爲嶺海已去家千里而遥肇明遂不欲往以道險不便迎養也予爲之畫而勸之行曰子第行矣覲期可計日待覲典陟明以予之廉政動民當得調繁調則圖其近者迎在固在也詎知政聲方起而太夫人之計至矣恭予言之不酬何及服闋補泰

順泰順縣瘠而弊叢譽明以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乃肩其艱革其弊晨夕罔懈心力俱困抱病浹旬思有邑如此不可以苟祿卧治力請得回籍予聞而寓書止之已噬臍矣將因季鷹蓴鱸之思成淵明松菊之致矣乃銓司爲 國家惜才不欲成其高而覆以敗教例外優處不可負也肇明復以擔簦無貲逡巡不欲行且曰吾本意祿養今子欲養而親不在矣何以仕爲予復勸之曰子不聞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之謂孝乎子以政教之善勤於去思碑暨聲茂著列於臺部二號名則揚矣以此不出則顯親之謂何再出可以俟考成躋清要邀綵綸於九天之上溢恩澤於九

原之一下所謂顯父毋者可取必也鹽明無然爲問泣數行下噫信如是肇明之必欲爲毛義可乎不可乎子之不必如張奉是乎非乎是訪蔡邕釋誨作釋勸

誄

誥封楊淑人誄

淑人爲大司空楊公仲女大將軍蕭公元妃在室慷丈夫之節宜家表烈士之氣初大將軍之爲平虜參將也淑人從焉當是時夏孛肆逆分兵四掠平虜孤懸河外實當虜衝將軍守十雉之城被重圍之困淑人始而積薪肯舍矢志捐軀旣而委棄簪橐用濟犒腹俾元戎殉國之志彌奮士卒欣綏之氣益揚卒之驍酋隕于一矢堅城廢于三版雖外禦之功亦內助之力也　天子寵賚在事諸臣而淑人遂膺綸綍之命蓋自蘄王梁夫人以來受特恩如淑人

者代不多見云庚子之春一疾不起跌坐物化悲夫勲貴忠猷而封不及一品德崇孝養而壽不滿四旬九族興悲六軍浩歎嗚呼哀哉大將軍痛鳳臺之已聞嗟馬鬣之既峙思表懿規徵言野史紈書走幣不遠千里者辭立言狀志鈞踺和聲撰德爰作哀誄其辭曰

桓桓少保篤生窈窕祥徵若熊允協嘉兆矯矯鬱侯是克好述三星啟期百兩焉修侯事佔俾規之繼述援習揮戈飈班投筆侯既就武策勳疆埸三任三巳如唐汾陽侯獨[illegible]然曰不言功誰同卷舒淑人在宮侯守平虜哮逆跋扈地當寇衝身任禦梁侮危城孤懸賊勢滔天侯誓九死擬不

一全人訣淑人應以慷慨焚如夾如有積薪在饑粮將罄
簽欲生塵中饋捐嬴慰此脫巾將無內饋兵咸感奮飛鏃
夜發逆酋朝殄啼飢之聲變爲凱歌伊誰之力淑人居多
寧城既瘵戒爾當事仁人之言協從罔治將軍報國勞勤
顯忠功在塞外賛由幄中庶朝將將求忠于孝淑人代之
顧復斯報功周家國德無內外巽命方申泰社宜佩庚子
之春命胡不純匪玄匪緇坐逕其眞蘭芳正茂未秋而霜
影孤舞鸞絃絕求凰嗚呼哀哉名享其豐數惟其否贈誥
黃壤有加無已紹述有人教無侫附綿延昌祚朱紱方來
嗚呼哀哉

掌教文先生誄

先生諱嘉字休承爲太史公仲子國博公介弟曰彭曰
難弟斯其人矣秩不登兩都而名滿寰宇祿不充五十而
壽躋耆耋出則爲青衿之儀範處則爲白屋之典刑眥以
通家之誼遂叨忘年之交爰接文孫屈指四葉述德頌懿
未忘宿草之思聊肆筆作誄聊寄山陽之感誄曰
嬌矯先生秉道履貞名高鳳德業起麟經洙水溫州祖武
是繩試訓吉水鄉造及門歷湖迫和官卑望尊遂方胡雋
邇接劉轅生困踐更將鸞敝居公曰予卹捐金代輸生罹
侁疾羅纖剝膚公曰予雪旣顧旣扶嗚呼尤棟圖書盈坐

誰謂青毡匪吾故物忽入盜手郡倅議詰公曰任之人亡人得若遵易訓失得勿恤北郡擊節詩傳玉陽西山稅駕歸來有堂書法翩翩出李入王繪事旁通璧蘭珍緗凭几捺脈門待寧火問字屨滿精鑒虛左道周在廣亦慎許可爲蔡靈光作周石鼓壬午之秋殞茲德星上方太史亦幾九齡次踰國傅亢冠者英嗚呼哀哉晚徽蘭玉下壽未膺喜延桐孫家學克承彼蒼祐善厥幾是憑嗚呼哀哉疇昔登龍娓予孺子才非仲宣孳叨倒屣忘形先輩隨行父齒瞻彼白楊感茲畫綺研遺有人書香未已悼亡追往請驗斯誄嗚呼哀哉

墓志

明故何先生墓志銘

何先生之亡也其二象賢謀爲壓玉討經年而得吉壤于文寶華之麓其明年卜築乃成將克襄事于是則相與叩予廬而請焉曰先子瘞有日矣知先子者宜莫知先生請志而銘之予曰唯唯方予之少也識先生于青衿中知其非凡近人也老而與之爲人外交且先生之仲子宗伊以經明行修爲予二兒師緣是知先生益深則是役也其何辭先生諱一貫字曾唯其別號若溪以紀善公宦遊時道經若耶溪生先生也世爲蘇之長洲人曾祖鋼祖翔父子忠

楚潘紀善常令湯溪祀名宦母沈氏何故望族自河南徙
鳳陽自鳳陽徙蘇其世系具譜牒譜牒藏家廟家廟火故
自高曾而上無可考見焉先生少受業于王國博爲其高
第弟子有姑嫁陸而早寡無後先生以父命母視之俾得
安享溫厚全其節以壽考終穆廟踐祚詔天下舉忠孝節
義者先生以姑節聞竟家轉達獲允旌典先生喜曰是
可以畢先志矣李鄞二柱史先後督學于吳謂掄士不獨
以文藝也尤重德行之選先生首以行優奬士論以爲宜
先生讀書務心得毋得之訓詁外故所論著多逸群語然
至屢試輒不售乃慨然歎曰吾矻矻窮經三十年無所遇

可以知命矣乃以砥礪學行嚴課諸子故趨庭者皆彬彬爲時名儒居家嗃嗃雖王凝之閨門若朝廷亦不是過家人始不能堪久而井井咸若于訓易占悔厲吉于兹驗矣性抗直面折不能容人之過箴規毋爲動色人多擬之蘇桓公以見則患其教責不見又思之也先是松陵賽社先生買舟往觀予笑其不憚煩也先生曰過此將不復得往觀矣不二月而病二豎遊九原其于死生之際若有先見云云云銘曰

家爾最若熇斯柬人不堪其肅內外以睦繩彼慾或掀爾爵人不堪其嚴友益卒書厥修既茂吁嗟乎弗售移以篤

其後以覲厥祐實華之陽欝欝蒼蒼是惟爾之藏惟爾子孫其克昌

周君懋修墓志銘

周君懋修與予兄弟友善迨其病予視之榻前君昻首向予曰亡病無起色身後不朽計惟伯仲是藉予雖不敏而心許之矣無何君訃至予兄弟往哭之其明年爲萬曆庚子四月十一日諸子將塟君于陸墓報德庵之原乃持松陵史文學所爲狀來乞銘于予予夙知君微狀亦能志君顧君家世塋地及生年歿月非狀莫考也按狀君諱時復懋修其字也世爲蘇之長洲人曾祖諮以鄉薦官典

卹 世廟龍飛推代來功杲遷詹事府少詹事沒贈禮部侍郎祖琦以歲薦授福寧府推官父岱山太學生母韓氏君生而穎異讀書過目成誦稍長以丱年謁太史文公公提其耳已而遊邑庠不顓事舉子業好為古文辭詩章近體及他聲調多能之于仲氏尤樂為推轂海內知名之士遊吳者多枉道造君君咸倒屣焉相與為名高一時郡邑大夫暨鄉先生亦樂與交柱國少師申公每至葑溪即延君為地主相對論文未嘗不移日也其以禮聘佐修縣志者則有如浮梁張令君虛師席延之訓子弟者則有如晉江陳令君見其所撰讀史一班而欣然樂為作序者則有如

桃源江令君其相邀入京虛左下榻而資其子雲肇札者則侍郎薛公也掃徑而二仲之者則參府徐公也與之談桑麻鈞畝畝共有無爲卒歲計者則儀曹顧公也蓋君能操計然之術克其家雖不至素封而所爲擊鮮投轄費者皆取足于宮中不乏第所親有以緩急告者則或不能給且又昂昂出入里中儼若無人故亦用是不理于多口然族有烈婦則思表揚之爲之乞文志墓今祠宇巋然溪上風一方雖肯堂構不出于君亦不可謂非君之力也較之持牙籌頭會箕斂自殖者亦逕庭矣君美鬚豐頤望而知其非山澤之癯也顧以不得通籍金馬門使印綬若若

而僅以儒素終殆亦命矣夫云云銘曰

陸墓之陽報德之旁雲樹莽蒼是惟君之藏珠沉夜光劍埋干將吉壤斯康文昭無疆武穆未央暨惟先德用光亦俾爾後昆寖昌

文學徐先生暨元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銘

先生姓徐諱元瀛字士登世居長洲之城東先生生而穎異就外傅即不逐群兒嬉作偶對多當師意始封公伉儷以辛勤克家薪水多身任之先生每與諸叔服厥勞已而力不能卒業則降而業于機絡杼軸間然居故密邇學宮不能無俎豆之慕又見諸叔輩聲學校慨然歎曰獨不可

自奮將終其身爲轅下駒乎于是請去其業復業經生言時先生叔父少宰已聯第選翰林弁諸庶吉士矣一日以
冊封歸事竣聞先生事估俾即召而面試之簪筆而文立就乃命師魏貳守自是業日益精進丙子就試于督學使者謝侍御得補長庠生已而從少宰遊京師以文呈海虞趙太史趙曰是子可教習何經曰禮趙曰吾故專門當有以授子于是進之爲高第弟子研經恐義益以博總得窺中秘書識者謂青紫可立致而三戰三北先生處之泊如也方是時王國博以濂洛之學都授吳中先生亦遊其門然不以講學爲名高務實踐而已先生出入惟一童自

隋蕭然寒素見者不知其爲貴介也一日檇李沈郡公遹
予問少宰有子姪在學否予以先生對沈曰未之聞也予
曰以少宰猶子而不令識面郡邑大夫其人可知沈亦笑
而頷之無何先生以少宰命經理祖塋勞瘁中暑一病遂
不起惜哉先生孝弟天植母病旬月不解帶每夜焚香籲
天瀝血願以身代至感周孝子附乩之應及卒哀毀骨立
悉力營塋里中稱孝子焉女弟嫁官將死以孤托之先生
爲撫養備至孤痘殤則爲卜地并其母葬之曰無負妹托
其他排難解紛讓夷揆勞有更僕未易數者若戊子之秋
捐試事雪朋儕之侮辱走淮上都下泣訴督學使者而士

氣藉以大振則其一也第令永年則出可為國家肩盤錯處可為鄉里敦風俗而鶺鳥人室奴麟云亡是宜少宰之痛惜不啻昌黎之哭十二郎也悲夫初吾吳王翁有女秀而慧翁為擇良偶得先生曰吾女所宜歸也於是歸先生是為王孺人孺人來歸時年方十七即女紅中饋咸通之尤喜近書史一日聞先生讀宋史至文信國詩有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輒掩卷歎曰最哉士君子不當如是乎先生服其識醫院經營家人生產取子毋饑持籌無暇時先生慮其勞也每跽而幾諫孺人實為之從臾故稱先生之孝者因以知孺人之賢王之宗人賀王之得佳婿徐之宗

人亦賀徐之得佳婦云然不二年而孺人逝矣孺人之卒也先先生幾二十年而先生之卒也先醫院幾十年何天之祐善有不可必如此哉方孺人之亡也先生念孺人賢且痛其歿以兇身故是有裨于宗祧意不欲續娶父之不能違嚴君命繼娶于張終得其內助力学厥嗣以至于有成今本仁以學行克其宗殆天有以報王也云云本仁初卜實華將壟先生暨孺人乃覘者云有水驗之果則謀遷鹿山方是時本仁手自爲狀登予堂請銘曰予交先子之日淺而知先子特深且也幸得托熟蔑庶徵諸內言可并知母德幸錫之銘以紓不肖終天之痛予既爲之銘矣追

啟鹿山土則又皆沙礫不可穴而堪輿家家自爲說卒莫適從本仁惆之甚嬰心疾者經年乃有言寶華固有脈乃向爲誤故水由是移穴去舊穴數武并遷祖妣而先生夫婦遂壟其右焉壟之日爲庚子十二月二十四日夫寶華固先生存時所經營乃以聚訟之說啟聽水之疑相去十二年而始復得之卒使沉疴起群喙息猶豫決竟獲遂其初以慰其幽明詎非天意哉乃復爲之銘曰

始卜寶華已經營幽宮值水續用傾改卜鹿山役繁輿啟土沙礫復無成象啓憂勞靑病嬰寶華有壤合烏經地師察理乃可遐去故數武來龍寧依然一脈鍾呷靈含昭就

隧生氣爽雙埋尺璧庇雲仍錫爾泰祉莫不增

奉政大夫山西平陽府同知史公墓志銘

始予與季弟同赴公車馳驅齊魯風塵間車殆馬煩暮投
酒家大夫攜其仲子繼至傾蓋相勞苦如故既入京合館
定則不時相過談洽不知晷之移也已而放榜則仲子獨
得而大夫與予兄弟俱報罷此後予不復出而大夫與仲
子俱在仕路每過吳門必相過至先慈誕辰則寄賀季弟
物故則寄弔不以遐遺也迨大夫懸車不相聞者數年于
茲矣一日其家督手一編造予乃大夫行狀以志爲請也
時予袁病不能構思已焼筆研辭之不獲然亦有不忍辭

者稍爲序而銘之按狀大夫諱自上字體德別號繼峯其先在滎爲溧陽侯之後二十傳而有諱維則者徙居四明遂爲鄞人又五傳而爲越國忠定王浩二王三相奕奕稱相門矣又六傳而爲諱祖贄餘姚之米鎮鄉遂世居焉是生必通必通生仕衡以年近百歲 詔賜冠帶賓鄉飲仕衡生本端有隱德本端生中憲中憲諱立模由進士授兵科給事中以抗疏謫歷知府多惠政祀名宦者一專祠者二娶龔氏封恭人恭人固自有子而大夫則貳室李氏出大夫既生而李病痿不能乳子慈母馮氏子之撫何而中憲恭人及生母李先後相繼沒大夫呱呱馮煢煢然輳

轢之者且耽耽也大夫稍長已嶄露頭角卽奮志向學十六而補博士弟子員試輙高等辛酉爲督學范公所賞識拔以取解及下第曰需之三年耳至甲子果入彀時范以無憲監試自喜昔言之符一時羨大夫之受知而范亦以知人名于兩浙洎大夫赴公車而馬母病歿于家大夫聞訃哀慟幾絕裝束歸茹荼銜蓼不足爲喻或勸之從衆毋服大夫曰吾非母無以至今日而服可從降哉一若李觀之服王夫人然觀者不覺其非爲母出也大司馬翁公爲之立傳以表慈孝里中傳誦之已而屢試春官中值避嫌不成進士則歎曰吾負才積學乃竟蹈一第衆士必一第

始自見乎就選銓曹出守沔陽沔陽濱江號繁劇昔饒令搢大夫下車于賦課則寬于獄訟則嚴而尤以文學飾吏治在州六載治績多載口碑屢膺考最得推恩行且當晉臺郎寢膺要而以太守引同鄉嫌徙隨牒同知平陽府平陽故雄郡所涖凡六州三十五縣州縣數闕長吏大夫每代視厥篆所在著威惠郡多同姓諸侯而世祿之給羨餘歸所司大夫無所染曰吾以代庖非以利之也時礦賊突發負嵎中條山將撫撽大夫冒暑治兵星馳露宿竟以弭盜雖蒙璽獎行且膺擢而風露侵膚理則旣病矣大吏惜之假以互市差以便醫藥所適相繼有仲季麗博之戚徧

不能起一意乞休大夫性坦豁貌和平行如玉山坐生春
風望而可知其人也至若絕桀黠之謀丈可以觀勇理崇
家之莒鄙可以觀義柱塲壓之請寄可以觀智則又非和
而同者然所秩不踰再命壽不登古稀惜哉云云銘曰
邑存殲封山秘禹蹟鬱鬱佳城所名平陽瘞爾圭璋厥封
若防卜爾後之吉昌

貢士李先生墓志銘

萬曆癸卯七月七日太華李先生卒其二子卜以是年九
月七日舉先生柩塟于慈雲山祖塋之次方襄事謀始則
捧陸進士季鵬所撰行狀衰絰而登予堂泣而拜請銘予

予亦與先生友善四十年而進習知先生微狀亦可以為志矧季鵬從遊先生之門為高第弟子其習知先生不下于予且狀疊疊千言言核而賅即狀亦可以當志故惟志其大都而銘之先生諱春陽字元長又字化始太華其別號也李裔出自隴西自宋南渡居長洲之花巷世為著姓由徵仕公伯盛四傳而之司城公岳配石氏無出繼杜氏是生先生先生生而岐嶷甫就外傅人即以名家駒目之總角遊邑庠與名流結文社一文出未嘗不為倫好嘖嘖試輒高等無何而廩于宮一時英髦多從之遊至溧陽諸巨族爭延先生先生為之談性命講文義數年之間多所

成就焉凡開府監司諸大吏視學必聽講其廣文必借先生以爲重即偶不在列亦馳使四出要之先生至而橫經開說儀音兼懿多所上賞爲青衿光歸而晏坐一室洗硯凝香披閱緗帙筆牀茶槍相對爲娛又若不關世事者及有事涉學校係風化當有所激揚者儕輩推先生才辨造門而請之肩先生固樂任事即任怨弗恤也又不侵爲然諾屢爲人解紛亦罔不心服終無怨尤有豪強虐士遠近爲之不平時有畏其聲勢持首鼠者先生壯頰攘臂大其聲而呼號于當道至指天畫地陳說顛末聞者聳聽遂得達輦轂下豪竟伏辜士氣少伸先生之力居多焉然先生

慕俠烈為氣者乎初司城公之卒于官也先生徒步千里扶櫬以歸而不言勞撫弱弟嫁異母姊而不言貧經紀句曲故人張瀠翼之喪而不言費其大節類如此先生蓋孝義人也先生每部授所得館穀不留為橐中裝而時時取酒猶客為歡客有[illegible]先生飲亦未嘗不為之沾醉醉則揚聲浩歌可飛沙礫雖不必合調而快然若自有得殆將以鳴其不平哉節調為袁山松酣醉縱歌行路難可也然名圄籍甚都下矣晚以歲薦赴公車時出所為詩文示人人又相傳先生兼能古作且楷法精淵一時求者接轂閭巷雖子雲筆札君卿脣舌其取重不是過也既而以謁選當

愆期乃駈車東歸將需時效識途之用誠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人亦相期其許以爲邁往未已也何意一病越月竟志以没悲夫云云銘云

爾才則無不宜而不竟厥施爾數則奇慈雲之龍馬髭貫封爾先人是從庇爾子孫其鳴鍾

勅贈彭周二孺人祔塋墓志銘

彭周二孺人皆文大夫夫子悱先生室也其祔也祔塋大夫之幽宮也大夫令浦江考績膺恩典故皆稱孺人時二孺人皆先已物故故稱贈云萬曆壬寅之春大夫既老而傳考終命其冢暨孝廉輩營佳城獲吉壤將塋大夫思舉二

孺人柩于梅灣權厝以從合葬之制乃錄曩昔大夫所撰彭孺人志并手書周孺人行略裁紙登于堂而拜焉請合而志之而系之銘予于大夫忝世誼且知二外家家世頗習其何容辭彭孺人者徵士孔加先生女也彭自新會公與太史公善而徵士公與國博公尤號稱莫逆徵士娶于姑女朱氏國博娶于從姑女錢氏先後皆有娠朱既生孺人矣錢免身得大夫遂委禽焉孺人生而秀慧稍長即佐其母綜家政徵士貧而倜儻坐客長滿而尊酒時空中饋莫能給孺人則代爲之給當徵士意徵士奇愛之曰藉此女而男也其足庸吾家乎且高吾門迨歸則錢氏姑已物

故不及事事繼姑楊似難爲婦而以誠順感之竟得其歡心時太史公以大耄家居登龍門者輻輳楊旣從國博仕南都其取具不時皆孺人任之閭不咄辦猶在室時給父客也太史每稱其賢以爲孔加宜有此女也中歲舉子輙不育即飾其娣女侍而又周旋調護撫愛倍至國博公改官南歸道大夫有亡亏之事緝有踪矣孺人請無以緝盜事爲意曰大人出而歸歸不俠旬且又出烏可以瑣屑瀆其聽哉大夫賢而從之已已大夫以選貢上禮部庚午卒業南雍辛未客任城三年于外家政悉孺人任之當是時連殞二女二婢災釁頻仍凡措疵扶生彌縫含垢心力亦

既瘁矣一日裒其篋中得數金趣買一婢莫識其故務成諭諸女曰吾病矣而父歸將誰使令及而母之存也而教之凡所當承事大夫者咸授以成則大夫歸卒藉其用焉雖古之辟籊進賢者何以加此其他若供俎豆則絜以虔施姻黨則周以稱御臧獲則慈以肅及諸懿行悉權厝志中故不再述述其人情之所難者孺人生于嘉靖戊子四月廿又六日卒于隆慶壬申二月十又九日享年四十有五嗣此而正位乎內者是爲周孺人周孺人世居吳之封溪　肅皇既祚有從龍而北者曰太常公諱某其長子琦以任子讓其弟而身以貢理建寧建寧子太學位以好學推

擇爲諸生升上舍是生孺人居久生多異徵三歲病幾殆
毋盧夢五冠纓佛藥之云女不生貴亦當從貴可無慮旦
起病良已無何父歿毋重爲之擇婿遂期久之母又歿孺
人則依諸兄以居兄多食貧孺人以機杼自給聲欬未嘗
外聞里中稱周氏有賢女矣大夫乃求而繼彭焉方是時
大夫都授雲川彭孺人新喪而遺所生女尚呱呱也孺人
撫之不啻若已出而女亦不知有失怙之苦尤不事巫覡
禱祀每云人當自反無愆責可耳奚以禱爲至足帛之態
深絕不爲荆布固甘之也雖謂彭孺人未嘗死可矣時國
博公宦京師卒官無何而繼姑楊亦卒孺人竭心力相大

夫畢襄事甲戌舉一子即孝廉巳復舉二子俱不育思繫其宗爲大夫再置貳室丁丑從大夫之官官舍以肅甘淡薄以成大夫之廉諸兄來省孺人則脫簪珥以助之歸戊寅復生一子巳卯冬大夫當入覲無以上道諸孺人衛齋囑以内政孺人方有娠曰我在自能約束第恐我不及新耳大夫訝其言不祥既別去則衛齋多怪犬升釜鼠車哭鴟晝翔孺人曰益不樂曰此殆爲我抱孝廉而泣孝廉時尚齠齔不知泐之奚從也其明年大夫還任孺人迎謂之曰奴乃可恐我恐奴待君指側室曰此女良宜有賢子善視之大夫亦訝之以爲不祥至月杪其仲子始能言易忽籥

啼自投地曰孃去矣孃去矣竟以五夜分免㬥卒時大夫令浦江尚未及考績也孺人生于嘉靖甲寅六月四日卒于萬曆庚辰五月一日享年二十有七子男三人長震孟即孝廉次從印皆孺人出從印後孺人二年而殤震亨史氏出震纓貳陳氏出陳即孺人所置許其良而宜子者也先是彭孺人生四子皆不育生六女而存其三長適文學陸士仁次適太學生瑀時康次適文學姚汝輙孫女一人震孟出也昔庾衮前妻荀氏繼妻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衮俱棄華麗與衮安貧苦相敬如賓大夫自謂連得賢婦頗似之亦可以觀大夫之能刑家矣然二孺人生皆高門

歸皆高門在室皆爲淑女有家皆爲賢婦固稱難也乃彭雖少延而有子皆不育周旣有子矣有子而賢矣而身又夭折豈作善降祥惠迪協吉之理特于賢淑有弗驗哉且也多貴之夢亦云奇矣而僅僅止于孺人之贈已哉固知絲綸之命有加而未已者尚有待于後之人也孝廉塋周毋而與彭孺人同舉殆與曹氏塋孫氏處孤寃無依而令合塋意同塋地卜于天池山之竹塢是爲地吉塋期卜于壬寅十二月之望是爲塋吉銘曰

梅灣之宿昔寓雙璧修短殊數絲綸鈞秩相去數年同遷一日竹塢之與大夫之宅曠然同歸地塋咸吉存不諸老

殁乃同室孤寬有依觀者歎息黃壤鍾靈青鳥效術馬鬣齊封龍沙斯匹祈恩祭卜徵此銘筆

文學趙君元配張孺人墓志銘

萬曆戊戌之三月二十五日江陰文學趙君懋淳之元配張孺人卒文學卜以明年正月四日將塟之白龍山之新阡乃手自狀其淑行命家督泛舟南來衰絰而登予堂跪而出其父所爲狀請志其母之墓而爲之銘而薛君繩武實爲之介焉乃爲節其辭而系之銘按狀張爲江陰之望族代有隱德居大巷里至大參公節始以甲科歷官爲廣東按察司副使用平蠻功進茲階厥門始盈大孺人之祖

曰稚稚生伯炫蚤歲遊邑庠知名時文學父延陵公已膺鄉薦視之且嘗隨行而將才其人引而進之爲忘年交適兩家一歲中舉子女遂約爲婚孺人由是歸趙氏既而延陵公登仕籍以廉毅爲官下不家食矣而猶食貧乃孺人父母家故饒裕也迨其來歸則豐嗇殊而處之一焉孺人少習其母氏徐宜人之訓且性寡言笑尤嚴事皇姑許宜人自問寢外不輕發一言即妯娌群居亦然許宜人私憂之曰新婦默默乎得無憒憒乎無何從公之任戒孺人曰門以內而主之抑以試之也迨歸則見其馭臧獲課紡績中饋咸井井乃色喜曰新婦迨不言而躬行哉既而大夫

遷浙臬欲携子婦以行以孺人宜其姑也乃令文學偕至則公署湫隘與二大人俱言笑不可以出聲然孺人不謂束也嗣是而大夫懸車嗣是而許宜人易簀嗣是而陸宜人正位嗣是而大夫捐館舍中間烝嘗簠簋之典庭闈甘毳之奉賓客俎豆之設盥浴含殮之需追養承歡之節雖二姒協心并力而責成于孺人者居多蓋一人之身而百責攸萃其焦勞胼胝者殆三十年甫得完喪葬畢婚嫁可優游偕隱鹿門之烟月而一仆不起然則文學之嗷嗷而哭之者豈逹生弗蒙莊若哉惜其賢而憫其不延也蓋其相夫之婉而正教子之慈而嚴恤孤之愛而周理財之嗇

而通凡德之脩而功施于内者狀悉之不贅述云文學姓
趙氏諱樹憲憖惇其字也以學行表鄉閭亦内助有力焉
云云銘曰
生于張兮歸于趙金玉相兮淑窈窕承姑嫜兮篤仁孝主
中堂兮稱克肖儷陽剛兮履柔道名匪光兮德則耀在閨
房兮樹師表施義方兮等胎教宜壽康兮不偕老五十彊
兮亦嬿殀白龍陽兮卜宅兆岡乃藏兮昌厥紹

陳母黃孺人墓志銘

江陰陳君獻琮將葬其母黃孺人乃奉其姻繆當時先生
所為狀請予志而銘之當時文翩翩華而核巳足不朽孺

人無傒復徵乎言豈以近而姻者嫌于黨遠而疏者庶公
而可信乎按狀孺人姓黄氏十七而歸隙翁翁元配趙則
既有丈夫子二人孺人既歸隙屛鉛華之飾以敦素事翁
焉小星之義以勤慎事趙而宗黨稱良爲曰之婦也不以
媢于進不以伉越分其有後乎越八年而舉子是爲獻琮
然孺人不倚于自汰也其勤慎弗改于前趙孺人知其可
肩閫内也遂謝政而俾之代孺人益兢兢又不欲使其子
與二適偶立乃告翁曰尊並樹者隙之媒也族偪處者爭
之囮也去鎡絶囮家乃用昌君之業祇應貽二適妾所生
庶子也安敢與二適埒妾藉君之餘潤將軸之緒可爲已

予計使有苑囿以蔽風雨足矣敢以廢為適溷乎翁聞則大喜且浮白自壽由是一聽孺人所營孺人乃傾其筐笥聚材鳩工而卜東第為棟宇為輪奐為櫨橑為譙門不出閭閻而授指于工師者井井僅五年而有秫百畝有稻百桴穀千鍾牛羊犬豕百足銅器百鈞絲帛絮布百足麴鹽豆數十甔醬百甀翁與趙孺人遝而樂之然則孺人豈獨坤德脩哉其才亦可槩見矣無何而翁與趙相繼物故孺人勅獻琮協力二適閫敢後至先世所貽自譜牒圖像之外閫敢言有無及倭夷作難鹵掠江上家人聞涎至輒思鳥獸散以自全孺人呵之曰止謂獻琮曰靈柩在堂第令

一不保吾與汝死有餘責遂具棺斂飽壯北夜扶前肩之
比遣瞷返而冠巳火其居矣獻琮泣家人亦泣孺人曰孺
子無泣也吾布衣糲食于此者三十年而乃雍容而有之
烏知生計之難今而後知其難斯無難矣于是獻琮與其
婦夙夜勤劬取敗樸殘礫于煨燼中而剔新之然取給于
孺人者猶什九焉孺人亦用是勞瘁偃蹇床第者數年竟
不起云云銘曰

無雙之遺實具今姿名年歸陳腊澤弗施合璧連城家人
其宜既慶徽蘭益謹齊眉坤貞之柔地道之卑刲耤子寵
隨有求得樸多取寡餘力尚適既曰肯堂亦善居室遐茲

心計豐爾貨殖倭夷入寇談虎變色移厝玄宮免于焚燬閨閫之良丈夫之識沙山故阡浦橋新壤馬鬣分封松門相望越世非遙卜吉鈞窆祐啟後昆綸褒斯仰

處士黃君元配丁孺人墓志銘

始予嫡母之葬也則嘗請表學憲曾望志諸墓矣顧母之淑德懿行有非志之所能罄者方思纂述遺事編諸家乘不意後三十年乃聞有丁孺人之賢與吾母埒也丁孺人生于淑門夙若于訓不獨習女紅而于書傳多通之父母為遴厥偶得黃君待年至十七而歸之時君考以嗃嗃督責于家號稱難事孺人勤脩婦道凡問寒燠薦甘毳必虔

必飭務當其齊人之意病則躬湯藥慶禱祀沒則視含殮焉奠祭宗人稱孝婦矣黄君故倜儻好客尤樂追從矣雖時或忘返而家政一委之孺人孺人則中饋擊鮮無問出入籌奇贏一無內顧焉方是時君年已三十未舉子孺人為從臾聘貳室弗斬脫簪珥佐之竟生子且以同氣待貳以己出待子幼而鞠育長而教誨嚴不掩慈愛不忘劳俾君後嗣有托白首弄孫皆孺人力也夫其處妯娌敬而和厚宗黨鈞而睦燕賓客具而恒御臧獲仁而肅清門賢婦類多能之至以樛木之德而臻徵蘭之功致螽斯之益則尤婦德之所難者乃孺人與吾母未嘗識面而于此獨若

有得于目擊而承其面命者則予之所以重有感也按丁黄㫺吳之望族孺人父軏娶謝子一即省忠庠生娶祖女二長適陸煒次適鄭紹恭俱二室陶出陶即孺人所脫簪珥佐翁為後嗣計者也云云既葬其子文學以父命手自為狀以其師施考康先生為之介紹而請銘于予施先生曰此吾門之不輕為然諾者其言泣也言言實也予既雅信施先生而復賢孺人之類吾母于是為之銘銘曰

吳推坤厚莫先于姒若丁孺人可鈞不折于帰江夏風表賢婦薦達由衆憂惟無後曰宗祧延繼任其咎教不佚胎愛推厥偶蕃爾瓜瓞况承俎豆既老而傳亦康且壽至德

之鄉佳城百畝從厥考妣卜其左右月惟豨韋歲則辛丑
泉臺永奠松門咸扣卜玆青烏儲爾祉綏錫彼玄宮可大
可久

碑

明大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劉公阡碑

大叅劉公之歿也其子瀞心力襄事歷七年而始得地于雩都之墟十以萬曆甲辰十一月八日塟公乃手其所自著狀相率而謁予曰不肖乾明等為先大夫窀穸計亦良苦矣然不足以報罔極惟琢堅紀美庶幾不朽今不敢僭碑于神道而欲揭阡于南陽惟勒碑之言是望予曰唯唯按劉氏系牒可考信者自刺石州者為京兆劉氏官建州者為建安劉氏至忠顯公韐一門五忠為五忠劉氏至元有官于江西虞稷因家焉者為穿山劉氏或以官或以謚

緒綳氏歷寳一劉也嗣此諱文備者自穿山徙太倉雙鳳
鄉生子坤由雙鳳徙長洲生贈公之良配宜人尤氏娠十
二月而生公公幼擢陵茗之秀長爲清廟之器辛酉補長
庠弟子員單精發藻爲徐郡公飾所賞識甲子秋赴試白
下贈公與俱墜驢由阿劍甚公侯扱裹歸竟至易簀辭除
之戚不娍矜丧一時稱孝焉丁 外艱後人爲公喜而公乃
益戚痛贈公之不及見也辛未成進士壬申授汀州理奉
母赴任敝車輕裝一從儉約所 劉直指民瑞麗開府尚
聘徐觀察中行方勵精政治凡所關白閉不稱便而楚人
之爲梟使爲郡倅若掾有姤入宮者矣先是晋安洪劉三

官家搆伍稱兵訐奏未决臬使檄公推勘意在中公也公
瘅貴擅兵狀褫二官職竄其渠率數人其株連者五百人
一時昭雪具案直指得請無異議己亥賊弄兵黃鄉鴟張
甚遂遷三圖新泉朗村而汀屬邑武平爲黃鄉門戶臬使
復以署篆屬公公單車入三圖爲陳禍福賊既感悟隨嚴
伍絫行新泉朗村縛其酋而伏之或問賊均而制之異者
何公曰三圖強悍之則困獸鬬其傷必多二方弱可奪魄
下也然黃鄉亦相戒無犯武平而城永定還三圖亦惟公
方略是藉始者亦無柰公何矣六年中膺十五薦凡閩之
大利害皆經畫剸遂銓曹舉最僅擢南比部以江陵相銜

其不謝恩私門而臬倅之妻非因得而入之也赴留都至贈公墜驢處一慟幾絕自是往返皆從龍潭道中不忍復踐此境矣同署有與江陵中表親者諷公以通問公不爲動及朱侍御洪謨以忤時削籍公獨祖之緣是始終失江陵意適司寇有以一布袍賍坐償盜者公諍之而司寇以搏名高讓公公知其亦楚人意擠公也遂走江上作歸計趙戶曹世卿追還之且譏議司寇司寇竟以擅離官守劾公意在詭避江陵而江陵奪于公論不欲再挫公遂得予告公方樂扶輿有終焉之志至庚辰而太夫人強起之隨議得南儀部已而轉員外郎聘江陵病瘍詔兩都爲禱神

公不欲與以行部滑利爲解時多爲公寒心者及江陵歿
疫過龍江而公獨不往弔李職方誌謂公曰今之避弔易
昔之避醮難有味哉其言矣癸未轉祠部郎中祠部清秩
而所隸教坊則職數也公持以方嚴而凡舊例所當革者
悉罷之方是時黃大司成鳳翔習膳部孔教禹禮部應圖
汪客部應蛟魏考功允貞李驗封化龍鄒比部元標李儀
部三才皆一時名臣而悉與公締文酒之社白下稱九賢
會云及當敘遷閩人之在朝者多思借寵遂擢守汀汀故
公舊理郡悉其利弊乃立之條教嚴其配合正其婚姻而
百年汙俗頓移丁亥歲惟輸陽民菜色公爲發倉賑之主

吏議請公曰是索之枯魚之肆矣有不可過迺不下移遂發而後請是役也三圖之遷者亦獻穀助賑言以報公公與道舊而發之先是汀有殺人遁逃而累逮民者公時為理欲雪其冤而以遷秩行未果也至是復來慮囚則十七人存者三而已公憐而出之其三人者戴公像率男女百許人叩府門泣謝焉公素愷悌雖圜墻亦加恤夏啟風戶冬設藁藉囚多感泣戊子秋民遭回祿延及公署公身督徙藏而令吏守獄囚囚叩頭言父家燬蕩無以報即驅之且不去第令吏撲燎無事守為公即與刻期遣之有去者有留助撲者最且為呼之無不至當時以為難是時堂無麗

樵皆入煨燼計費新非三千金不可公身爲慮材量期三時無害百堵皆作約費僅九百金而已庚寅擢副楚憲督屯鹽水利至則袪宿蠹嚴冒没制猾胥清田粮以千萬計而屯政以肅鏟吏弊擇主權明覺察平價禁勒商民兩利而鹽法以清羨餘則以建岳鄂王祠于江夏不以潤槖也壬辰轉參滇藩既而改除楚漢武漢武爲咽頤道而俗嚚横難治公軌跡夷易擿伏若神强家大猾一時屏息撫學道則精甄鑑而士多脫穎攝粮道則禁苛歛而卒少息肩殆隨施而利澤因之矣先是有同年同官者銜公因其門人按楚屬令訾公而按楚者知其不直反刻公薦牘且以

語公公固無憾也無何而其人被論意公報復搆成之乃嗾其黨詆公冢宰知其不根歎曰是何異莫須有然姑爲調停竟以調還而公則矢志埋輪矣家居以承顔課子爲政樂其遂初而戊戌之春忽以患癰卒于臨頓里之私第時三月十六日也云云語云仁者必有後公孝義天篤祐啟後昆固宜象賢有人麟趾未艾辭曰

京兆開劉肇惟石州是貽孫謀奕葉漸隆延及五忠門閭以崇學正平江瘞彼崇岡有封若防雲仍屢遷穿山是壘雙鳳再傳卜洛桑土云自厥祖贈公接武乃篤大參業以德兼惠和以嚴中外數歷官箴是飾久宜竹帛寫籓之陽

北瞻野王是卜厥藏勒石鏤德豐此貞石過者以式

重建吳相伍公廟碑

公之以吳兵入郢也鞭平王之墓以報父兄之讎不知者訾其倒行而逆施愿獨以爲不然武王伐紂梟之太白之旗人不得以弑議之以君不君則臣不臣也葵丘之盟曰毋以妾爲妻此固明天王之法也第令當時有犯之者亦可以天王之法正之矣平王妻其子之妻則不啻以妾爲妻而已律之以天王之法繩之以葵丘之約所謂不待教而誅者非邪孔子之作春秋也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平王有禽獸行則亦禽獸之而已又

何必律之以君臣之誼哉豫讓之事范中行而移事智伯也以為遇我以國士則國士報之遇我以衆人則衆人報之故孟子以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況殺其父兄先已寇讎之矣雖報之以寇讎亦奚不可公在楚為孝子在吳為忠臣禮固宜祀矣矧法施於民以勞定國以死勤事捍之祭法皆應廟食百祀哉公諱員字子胥楚人終於吳故祀於吳廟在盤門內久既傾圮殘椽斷壁十不一存公之裔武學憲君袁萃過而傷之為卜地於胥門之內百武而近重建斯廟門以公名稱情也學憲以介居負廓橐中不足以濟爲聚公私義而助之鉅廟克用成由

是忠臣孝子之典刑煥然復還舊觀矣嗚呼入斯廟而不勃然興報讎之感者非孝子也入斯廟而不毅然持死諫之念者非忠臣也廟之有關於風化豈淺鮮哉其助貲諸賢則列名碑陰附以基址屋宇製度以備考云并系之詩使歌以祀公

雲茫茫兮水泱泱蘇臺在望兮吳天長親讎報兮子道光壽國是兮謀罔不臧蘆之人兮誠潛藏女抱石兮畢壺漿彼凡庸兮殉賢良胡乘屋兮摧棟梁萋非入兮新豫章鵾鵾翔兮烹鸞鳳屬鏤至兮齒劍鋩歘鴟夷兮浮三江怒濤鼓兮噴雪霜星眸炯兮燭異方遴良日兮賽儀張列樽俎

兮薦馨香神不來兮衆徬徨中沉兮朱輪兮駕驌驦神既降

兮靈洋洋衆鼓舞兮歡未央錫祀吾土兮兆庶康喬木並

時兮蔭中唐輪奐异新兮卜無疆

行狀

心疇顧君行狀

君諱道隆字與隆心疇其別號志繩武也世居長洲之黃埭故稱黃埭顧氏顧姓于吳爲著最久自散騎常侍榮與賀循同推人望于晉者實肇基焉嗣是二十八世而爲宋將作監主簿仁又十一世而爲 國初淮安同知仲賢仲賢有孫曰德瑞始卜居下保故又稱下保顧氏德瑞生約約生璨璨生遜遜府與膳獄獄生侃侃配安吉縣丞湯公女無出貳浦實生君湯卒吳繼之君自幼至長逮事二嫡咸得母歡心宗族稱孝焉既就外傅敏而好學習爲舉子業斐

然成童祖父爲延貢士朱先生爲之師嘗是時若國博朱
公若宗英光祿公大銀臺公皆同門聯居麗澤益君之得
朱固若杜林之得劉歆而光祿輩之得君亦猶鄭興衛宏
之得林也無何補常庠弟子員益奮志日新文譽籍籍爲
諸靑衿所推許第數奇入棘闈輒不售乃喟然歎曰吾年
且知命矣可矻矻事佔嗶乎遂棄去所業治田疇課農桑
以述先人之事家故素封而于此益恢其所未備且又好
行其德每遇歲歉不憚捐廩粟振之親友貧乏隨有求以
濟之日人勤苦作家而徒自封植是爲財守耳如義何故
待以舉火者罔不德君而君無意其德我也昔人謂公子

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殆若人哉君雖居饒然性故樂儉未嘗見芬華靡麗而心悅也暇則屏居一室左圖右史時出所藏玩好古帖名畫商彝周鼎與二三祖知品評之其賞鑒家耶抑好事家耶殆蘇氏所謂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者已嘉靖間倭夷寇浙閩入吳地將至黃埭烽燧滿目老赤皇皇自危思爲避逃計君以父櫬未窆乃捐金列之中堂并設牛酒俟之倭至得醉飽取所列金喜而去父櫬得無恙焉不爾且燎原當是時一鄉亦藉以無恙銀臺公少以冢嗣家日益落然高介自持甘食貧不樂于人君知其不凡不以再從兄弟故疏之無俟其以緩急告而先

意通其有無雖分形同氣不足過也及其成進士令豐城毫無取于民而空手入覲君曰是非人情且蒙譴乃出百金助爲交際資後銀臺雖欲次第償而非君所責也儷蔡病殆家人請禱君曰曷若施德爲啟其篋檢借貸左券悉焚之邇貧家鬭而喜爲奔走祈禱蔡病旋愈君未老而思傳四分其業以授諸子別營菟裘于齊女門之隅悠然有市隱之趣或散步前後北禪古刹或放舟抵武丘支硎天池諸名勝間七十誕辰諸子爲張貝稱觴君婆娑其間神故王也既而疾作減眠食歷四春秋遂至易簀嗚呼君生平無赫赫之行而卒多容容之福亦難能矣哉按君雖

無意效古而即其家履考諸往行多有可相提而論者夫其默而好深沉之思者非楊雄乎而君之愼容不輕語似之矜身恭儉布被瓦器非王良乎而君之儉素似之嚴拒嘖遺謝辭侯覇非王丹乎而君之擇交似之戒梁松圖慮其必敗于前後竟如其言非馬援乎而君之料事料人多中似之收養親族分與田地非范宣乎而君之睦族似之以囊錢千金分其子二百金乃自以侍從賓客相賞與子約過給酒食極十日而更以家得資賄爲騎侍從非陸賈乎而君之身析資產似之誰謂今無古人也云云將乞銘于參撰一若以姻家故謁于而請狀其行董就所得圖

者爲狀如左

近江游君暨配楊碩人行狀

君諱慷字允剛家吳淞江上故別號近江云其先春官侍
郎堂在宋為名二千石守蘇因家于長洲至本朝有蓮卿
者稱醫里中五傳而至原愈尤以長厚孝友著配馬孺人
是生君君十二齡而孤父喪寡母承長兄撫幼弟咸有則
焉碩人裕楊先生者以經明行修大都授吳中君亦從之
遊學先生才君以女妻之是爲碩人碩人爲童女時夙聞
母訓既執婦道式當姑心君躬勤務蓄無論盈詘務期于
豐碩人殫心力佐之故宗族以孝稱子者未嘗不日婦順

也君家世業田田未經王守丈量時賦輕重失鈞畧昏絕其易夌而栽重其戶下且君所受分世業不啻艮也故所入不足以支賦君捐厥私且令碩人脫簪珥以足之不令貽毋憂也兄歿遺孤甫期育之外家碩人曰兄弟之子猶吾子可外視之乎君即迎而撫之延名師而訓之卜著姓而婚之撫令嘗孤苦也弟雖出贅亦時還而教育之若兒子然且碩人所以慰藉之者良厚未嘗粃粃其叔也故弟亦莊事其兄嫂焉君邈人之急甚于巳私里有窶人不堪繁徭君為肩其半曰急難讓夷之謂何又時出橐中裝置役田以為久計視其煩簡而上下之至今役于公者藉以

不困而頌德者也某歲大侵米值翔涌嗷嗷者朝不謀夕君謂積人曰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爲發倉米百石賑之其稱貸者亦不言息即子母錢與之不責逋若干所謂假人以不德不責君實有之親黨有相譬者每以片言分之雖捐金錢破酒肴歃血焉至婚喪所需亦有待以舉火者咸取諸宮中君之折券止訟不殊焚券而積人亦樂佐人也君始與中表馬君綸石交焉故溫厚多事君爲之禦侮爲之處分毫無德指焉之衍君即同産不殊矣大郡君秉性剛方義方之訓不弛夏楚以弟姪董語亦多嗃嗃不少假言矣御臧獲尤柬潔至今屏氣不

敢出聲雖王凝之肅閨門不是過也碩人則每以君道濟之有二臧盜廩米數斛發覺排造思為滯斂計碩人召諭之曰毋慮第速償耳竟以斗粟聞而薄責焉故家人畏君之嚴而安碩人之慈不啻若佩程李尺籍中也易曰有孚威如終吉君之謂矣又曰坤道其順乎匪碩人孰當之按蔣宗為吳望族先後登仕版紆青紫者更僕未易數其間有授業受知于師而喪殘室者凡踰焉又皆楊姓獨激濟女稱節婦者數奇既夭厥天嗣子又不得臨其穴乃碩人諸老偕隱且子孫詵詵興人命有待其視節婦為何如也子男二長頊府庠生娶曰熙論起君女繼顧大國器領壬午

鄉薦娶辭安人適邑庠生陳文瓏云云將以九月二十五日舉二柩合窆于斯欲徵銘于當代鉅公手悉其行實屬不肖列之爲狀是役也宗賢少參君任之宜矣復値其化去而俾不肖代庖夫楊子雲稱位卑貌不能動人故人輕其言矧無其祿位者乎顧不肖爲諸辭撰述者屢矣敢獨于孝廉辭是用序次如左

朝列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參議蔣公行狀

丁酉秋不肖斬焉在衰絰中聞少參蔣公病不浹旬而訃至不肖泣血將枯不知涕之奚從也又二年其象賢爵輩卜地得吉于某原將葬襲輩可蔣祈文當代鉅碩爲不朽

討手述行實屬不肖狀公不肖自弱冠從公歷行遊郡庠迨公舉于鄉一試禮闈報罷歸不肖延公爲季弟燕翼師其明年不肖與弟同舉于鄉從公上公車其年公遂成進士自此敭歷中外以至懸車之年易簀之季交如一日也習公生平者宜莫如不肖則夫撰德紀烈其何能辭公諱夢龍字子徵別號魯山爲長洲之吳淞江人蔣之宗在東南者號稱繁昌其籍稱則自宋禮部侍郎堂始堂守蘇卒官下塟吳縣之堯峯子孫遂家焉數傳即爲甫三乃東卜長洲之鄧巷實吳淞之陽其孫達卿在 國初以素封故達戍然奕禩則駸駸隆起五傳即贈奉政大夫思亭公麟

奉政娶唐贈宜人是生公公在娠而宜人夢龍見于庭是
嘉名所由命也四齡失侍郎知叔慕既露頭角家稱美物
甫就外傅師推畏友初試邑庭則趙令君奇其宏博旋試
監司則王直指登之弁髦其明年侍御馮公來董學政復
以公首諸生當是時人皆以文譽歸之而二侍御不謀而
同亦隨以知文名吳下嗣是試輒高等當是時奉政公猶
列青衿適病在告公爲兩控學臺乞紓限既得而奉政公
病不可爲矣公居喪哀毀幾至滅性復強飯以慰大母龔
之哀及服闋爲明寅春則督學趙公臨雲間公例當赴試
而以龔孺人病依依不能舍或趣之行曰李密陳情之謂何

吾有號名而已無何督學以倭警輙試入都而祖母旋卒遂得與含殮云其明年倭冦復大至殺掠焚室廬公首以大母柩爲憂謀舉而瘞之祖塋或云非宜將妨喪主公不顧既瘞而公即罹欒正之戚是秋力疾赴試南都遂不克入棘院而歸至冬始舉襲大母及奉政公柩于淺土乃克襄事矜未始以始之不遑卜爲失計亦未始以不遑卜致病而僨于禮也辛酉舉于鄉乙丑釋褐爲臨川令時臨川多積逋號難治公下車即遏猾胥奸民之冒攬清倉廪穀粟之儲蓄掘粮里之側銀弛防甲之輸辦斷市肆之強買庶案牘之舞文削兵皂之拘縛破里歇之主唆禁屠名之

誣告寬威棠之株連其他若請革遞驛以省徭銀請移青
泥請設溫家圳之防守以靖盜藪築橋巨豪聚金四而刑
戮閭稱神明則與惟民害是除矣而又與菁莪之化精身
言而教之青衿之士多彬彬翔起矣第公外和而中毅不
畏強禦有貴游僑寓郡中者多好爲請托一則祈釋、簽金
吏一則謀室其所湲公皆以非法拒之二貴遂銜憾逮入
都而訟興矣故公報政雖最而僅僅量移貳令華然其宣
民之實則生祠可徵夫思碑美政集及江西通志所載皆
可考也金華枉羣山中故多盜盜即獲亦善引所疾公職
總郡捕每得盜必察詞色驗贓物丈以審同辨其獄成而

平民無濫及焉監司賢之復令兼郡理其所平反舊獄自徒流以下幾百五大辟幾二百若戌無賴奪金而雪鑄金者寃若釋蘭溪馬頭之寃而坐林狗死則兩浙人人稱平其他類是雖定國無寃不是過也監司益賢之乃俾攝蘭溪攝東陽攝郡其政績不遑枚舉而在東陽者尤偉治郡理有偏于催科而激成反側追新令矯枉過直復姑息長寇二者皆不得其平中間兩奉臺檄或申諭而撫綏之芟丁粮貼解諸無類而石表之或戮殲而慴服之或不煩兵刃而寧靖之殆得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之意其事紀金華郡志東陽德政碑中辛未春以攝代覲遂超拜南京刑部

郎中方公之遷金華也輿論皆爲公不平至是未及考而遷人始稱快以屈于金華而伸于南贛也公居南贛甚明愼而不留獄一如治郡邑時然繁簡則閒矣故得優游讀書焚香爲吏隱焉萬曆癸酉　今上上　兩宮徽號公得覃恩典于是奉政公唐宜人有贈郁太宜人沈宜人有封矣其年冬擢僉楚臬楚江防有二而上江爲難以控制武昌荊岳常沙等州郡由是洞庭至夏口東西三千里間盜潛伏江漢不時揚帆刼殺風濤助之勢兵吏多愕視[illegible]也時江陵相方行督責之術公再歲三奉璽書敕內山賊暨江西之寧州咸屬焉蓋寧爲江藩西鄙接壤平瀏湘陰中

盜匿以百數即大圍山爲之窟會陳寔守計誘盜魁空洞遂諸盜諸盜遂西徙大圍四出刼掠平瀏諸邑且士民有爲之耳目者故山寇之難剿倍于浙湘公受命亟戒所部治舟楫籍勇健相阨塞設策擒捕時適溽暑人病道卒于官舍仲子鑛亟亟公歸不宿留僅視含斂而平江陳尉侍勝輕敵爲賊魁羅朝廣所執公聞報援袂起宵發提甲士設伏山下一戰而俘斬數百自羅朝廣馬保以下罔有逸者因得陳尉以歸民用綏康人謂數十年勦盜之功未有若此快者方是時爭攙以不次報功會巴陵王令以躁妄失上下心爲蓮指向公注下考公與向有年誼王怨不爲

緩類乃誣奏向不法事疏中株連公待勘者累月得白始有浙藩少參之命公抵家遽疏乞終養時江陵奪情國或訝爲形其短爲公危之公曰母老且病晨泣謂萬里三年不圖有今日吾又何忍絕吾裾而不思挂吾冠哉疏竟上適江陵以乞假逆喪歸遂得請殆天幸乎亦助順之理宜然爾公歸而力田養母慈顏以適越五年爲壬午八月宜人卒公哀毀如禮五十而慕殆幾之矣是月也伯子登鄉薦人謂可少節公哀而公轉悲慟曰胡不展一月令母見也服闋撫按周鄧李陳諸公交以名德薦公疏凡十餘上公堅不起惟修治吳淞甃築諸祖塋以示追遠暮年

廬傍水竹花圃藥闌以示怡適畇畇郝郝畦稻瓏麥以示食力凡楚浙諸大夫屬吏贐贈餽遺計可千金公例却之曰吾曾祖父所遺足自給不敢煩諸君捐祿也里中有以貲郎望交議者又有以胄子詿誤督過撫臺者先後各捐千金爲壽請爲解紛公正色拒之曰有法在毋汙我當是時大宗伯最公憲副金公皆廉介擇交而獨善公者以此公家居二十年未嘗于公府有私謁惟故親親稍爲用情若直金憲副長子之訟而脫其徑若念族人世居道泇田下下爲請寬徭調若割腴田畀同宗之遠戍者若賑唐洮毋黨及姊夫之貧而肩其喪葬者皆是也蔣有二節婦

曰懷曰楊子公爲從祖母皆髫年矢節以老公力爲表揚
又編纂世系補葺家乘而宗法亦賴以立戒諸子砥行愼
交而今之振振皆義方訓也公生平所歷江浙楚三大藩
皆才藪而公尤喜爲汲引故當時所識拔士多名碩者侍
御周君孔教饒君希兪憲吳君撝謙儀部湯君顯祖少宗
伯陸君可教都諫董君尚學徐君學聚進士田君大年梁
君贊化董是也公居恒無聲伎之好惟對相知泱談則亹
亹不倦若義所可否亦侃侃不能隨至與鄉里話桑麻論
陰晴則塭如稺處忘其貴也丁酉公年七十方稱百歲觴
而竟病寒泄不起孔子曰老子其猶龍乎出爲見龍處爲

卧龍庭見之兆信不虛矣云云所著有讀史管窺雜文數百篇行世不肖言雖不斐而事皆核實可俗謝非之采若乃傳歟名臣所擬南陽則惟持化衡者定焉謹狀

誥贈奉政大夫南京祠祭清吏司郎中秋田劉公暨

配封太宜人尤氏合葬行狀

劉贈公之歿也于嘉靖甲子而尤太宜人之歿也于萬曆辛丑相去三十年而遥始公與太宜人偕隱至家督大条公貴得推恩云公于萬曆丙戌之二月十九日巳塟于長洲縣習義鄉廿字圩之新阡矣方是時大条尚在膠庠擬請銘有待也及大条没後二年而太宜人没時則其冢孫

文學君承重孫將上吉舉太宜人柩合葬于公之原乃手述其世德屬予序次欲請銘于當代之秉椽筆者且以畢先志予于文學爲忘年交又號稱莫逆其何容辭據文學所述劉肇自豐沛盛于彭城稱于梁史唐以派定七宗而石州刺史始徙京兆宋以謚推五忠而東南安撫始上海虞至勝國時道泰爲平江學正吉爲常熟判官始華虞麓而家穿山焉嗣是西臺珏以文行顯處士傚以俠烈顯孝廉茲徵以理學顯布及泉以科目顯源遠流長奕葉蕃茂而穿山之劉之推望族于吳指不多屈矣公之祖文備乎處士爲再從兄弟居太倉雙鳳里季坤庶胡氏出少孤不

禮于其嫡祖倩朱遺氏携之入郡城遂占籍長洲祁業儒後以田爲業故別號東疇配蔡氏是生公公諱之良字士傑別號秋田仍東疇也幼洸毅不好弄讀書日數行下長則挺軀幹立吐辭飽懕竪而知其爲偉人矣雖能文然數奇試輒弗售乃棄儒業醫無俟飲上池而精若見垣擦病輒奏效有以文鏃請者則郤之曰吾以行吾仁耳識者卜其有後焉少與袁安節公同筆硯安節既貴時屏騶候公公多蹤踪安節訝其遠已公曰我非不知君賢然飛伏殊途矣安節益樂與親及公没爲具舊交服時論兩賢之不爾䘏王生而賢張廷尉也乙未歲祲饑民有欲伐冢樹者

公東帛祈死惟欲存樹不浩其人其雅量有如此至課子獨嚴令無間伏臘時大參已露頭角爲文爲朋儕所推公喜且自謂老儒不堪爲之師爲求名師俾從之遊辛酉大參選以選充博士弟子員甲子應試猶都公與偕行既歸病作不復起大參跪請致醫藥公自矜在膏肓不復醫藥惟以病蘇爲囑不欲虐地上以實地下也公沒後三年而大參領鄉薦六年而成進士李汀州秩滿獲贈如子官及大參累晉秩贈亦如之一爲文林郎再進承德郎再進今銜稱大夫矣享年四十有九配尤氏琴川著姓竹溪處士長女端重寡言婦順母儀遠近取則賢明之譽播諸衆口

敦儉素勤女紅睦姻黨恤臧獲稱未亡人者三十八年如一日也大參公之撫歷中外以廉平得名太宜人之教爲多太宜人享年八十有五云云夫以贈公之賢而天固嗇其壽似將以有餘者昌其後也乃太宜人一哭其夫再哭其子一哭其女不無哀戚時而乘軺開楚扶輿家園欣則浮于戚焉其視贈公似又天之所篤者矣是雖修短不齊同歸吉土匪勒金石曷慰幽明是應錫之誌銘以賁泉壤

謹狀

敕封兵科右給事中顧公繼室馬太孺人行狀

馬太孺人者顧封公繼室也封公元配吳氏以所生子貴

則既贈太孺人矣不幸早世封公求所以繼之者難其人得清嘉里馮氏女嫻婉曰良乃委禽焉既而與封公偕受封故亦稱太孺人云始吳太孺人之爲顧婦也上有嚴姑兢兢敬事不暇內外之事咸以身肩之煩極勞瘁堂構雖備以不墜而病則革矣其歿也封公方卒業南雍而通政君甫四齡弟妹更幼呱呱泣益自合巹以至易簀多憂虞貌而又不及享榮華之養可哀也已太孺人晏然紹之時上已無嚴姑又得子女如其所出且身自有所生子女衍衍享其成鎡封公中歲以賦逋爲累困躓城府而太孺人則鄉居赤城三十里而遙閭閻也大都太孺人爲顧氏婦

[illegible]與封公備老者若干年稱太孺人者[illegible]其爲婦也不必其年之相若而同享其榮其爲母也不必其自已出而均享其養回視吳太孺人壽夭欣戚勞逸不可同年語矣天之所以福太孺人者豈偶然哉太孺人素性嚴于子女間無所假借器通政君期之大成尤不爲姑息督之不啻素出不以匪已出引嫌也迨通政君學成名立登天府濟濟洵要爲時名卿雖封公庭訓有加而太孺人激勸之力亦已多矣故通政君每痛吳太孺人之不及養而移孝于太孺人者罔試于所生歲時必製羅綺以進太孺人一御即藏之篋笥而自爲布素以服通政君進甘毳

亦不盡豢或分其子息曰吾借福也諺云知福長福其是之謂哉今爲太孺人不自有子無以彰太孺人爲母之慈通政君不有太孺人爲母無以彰通政君爲子之孝慈孝之間蓋相成也通政君卜以某月某日塟太孺人于祿[illegible]阡之新阡從封公兆將請銘于當代秉椽筆者以爲九原光援簡不侫曰子知吾家世頗詳幸爲之狀是不辭對[illegible]以備采焉謹狀

文學對葵葉君行狀

君與余爲中表兄弟少予二十有餘歲每入郡城輒過予睇分形同氣也是過也與之譚文藝甚習貌甚偉氣甚壯

宗以為葉世不乏顯者此又其一矣胡意其身不離醫技年不逮知命而沉埋以歿不亦可悲哉其家督持一編踵門而告予曰先子棄不肖董五年於茲矣不肖董泥于青烏家言不得吉未克襄事今始卜於今年八月三日將舉先子柩葬于吳縣樸山之原當乞銘于當代之秉椽筆者此其素履之略也敢以生平行狀瀆下執事予曰唯唯君諱重照字道明別號涵溪晚更曰對萱其先南陽人宗族實繁唐宋間散處徽歙吳越為吳派者一居洞庭一居太倉一居吳江之同里而君則同里派也始祖福四贅汾湖故又居汾湖福四生仲賓以人才科拜官仲賓生萬萬生

芳贊歲為官廣西理問芳生紳由進士入諫垣以直節顯于　孝廟時晉尚寶卿封父如其官是所謂毅齋公者也其仲子旦為一愚公舉三丈夫子長可成由進士官虞部郎仲可與太學生是為兩溪公即君父也配鈕氏是生君君生而英爽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鋭勵研精丙夜不休識者固以亢宗期之矣會君父以仇有疾幾罣吏議且以疆項涉不遜禍叵測君為匍匐公庭委曲申辦當事者為之霽威事遂解君孝友天植事生慎終惟禮是視父疾病視藥惟謹不交睫不解帶者閱月及居喪骨立幾至滅性事其母惟甘毳是供涼燠是節者幾二十年逮其歿則佐其

伯氏經紀喪塟四方觀禮者稱焉伯氏雖析居而載酒過從無虛日怡怡如也君身歷諸艱知作家之不易故用財似嗇而實當若佞佛時尚也君實見得非而一文不捨曰吾安能以汗邪杼軸所出供沙門伊蒲塞之需哉及有修杠梁隄防之役者則曰是便民也雖捐鏹發廩弗靳焉至若重建長橋諫議之祠宇而城隅之廟貌一新修葺岡山祖塋之崩圮而華表之翔鶴可致則尊祖重宗追養繼孝之典罔弗舉矣癘毋弟之喪而䘏其孤育妹之女而授之産則敦婣慈幼切切深澤枯之德罔弗周矣念故舊之子因其淪落而卵翼之虞根差之苦量爲要代而均輸之惆

播遷之依給其飲食而莫安之則援溺起枯濟物利人之德周不遑矣其他若睦族而勤問遺延師而豐供饌燕賓而精治具則又有更僕未易數者蓋其嗇也嗇其所不當施而兢兢以暴殄自戒其施也施其所不當嗇而汲汲以無男自貧第令胥一弟受一命則必能量出入權奇羸上爲國計下爲生民計矣而乃以強仕不售鬱鬱齎此變生龐慟慽同西河乃伐生于淳于之斗石衍然于信陵之縱飲豈達生知命之不足哉殆天靳其年而將發其潛光于後之人也君賦性坦易持己以謙飲人以和無少長貴賤待之如一與人交則傾肝膽人有過不難面折之身有過

從乞新期惜其乖不必求全於青眼但令事我於白頭